

《尚書》偽孔傳因襲史遷證

何志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尚書》為我國最古的史書，然而此書流傳波折殊多。先秦流傳的《尚書》版本早已亡於秦代，至於西漢初年伏生口授的今文《尚書》亦於晉朝亡失。今傳世古文《尚書》乃來自孔子壁中所藏，有關從孔子故居發現古文《尚書》的故事具載於《史記·儒林傳》、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王充《論衡·正說篇》及《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說：「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¹然而《漢書》所記載的古文《尚書》，其實在永嘉之亂時已散佚失傳，至於今傳世通行的《尚書》，乃是東晉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其實亦為偽作。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錄其事：「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²清代學者閻若璩窮畢生精力撰成《尚書古文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證，闡明梅賾所獻二十五篇《古文尚書》乃偽書，而今傳《尚書》實為梅氏據二十八篇今文《尚書》，別增二十五篇偽古文《尚書》合併而成。³及後惠棟亦著《古文尚書考》，⁴申明閻說，遂成定讞。

既知今傳的二十五篇所謂古文《尚書》，其實並非孔安國所作而為後人偽託，推知今傳各篇《尚書》題為孔安國所作的〈序〉和傳，大抵也並非出於孔安國了。

¹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706。

²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1985年），卷一〈序錄〉，頁十六上（總頁31）。

³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閻氏全書列舉一百二十八條例證，惜初刻時已缺卷二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卷三全缺，卷七第一百二條、第一百八條至第一百十條，卷八第一百二十二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現存者僅有九十九條。

⁴ 惠棟：《古文尚書考》，收入《皇清經解》（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學海堂本，1986年）。

其實史稱孔安國所傳所謂古文《尚書》，不過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而已，⁵孔安國本人未嘗為《尚書》作傳。閻若璩說：「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⁶閻說可謂信而有徵。據閻說可知孔安國實未有為《尚書》作傳，而今傳的《尚書》孔〈序〉及孔傳，也必非孔安國所出。至於《隋書·經籍志》說：「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⁷大抵是《隋書》錯信偽孔〈序〉，因而致誤。偽孔〈序〉說：「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⁸偽孔〈序〉既非安國所作，〈序〉中所謂安國受詔作傳之說，也就不足入信了。事實上，尋檢漢世文獻，也沒有孔安國曾為《尚書》作傳的記載，偽孔〈序〉所言其實於古無徵。⁹

⁵ 按今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頁3607)此段標點其實有誤，所謂「因以起其家逸《書》」，文義未通。劉華清等編譯《漢書全譯》將原文翻譯為「孔安國……另外取出他家的逸《尚書》，找到了十多篇」(劉華清、李建南、劉翔飛[譯]：《漢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012)，也覺牽強。劉殿爵以為此文標點有誤，當標點為「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起家」意指出仕，《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武安者……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844)王利器《史記注譯》亦說：「起家，起用於家，也就是從平民起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頁2273)說義正確。《漢書·儒林傳》云云，意指孔安國以今文《尚書》讀古文《尚書》，因而聲名大起，被徵為博士，從而出仕。《漢書·孔光傳》：「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頁3252)意義正合。

⁶ 《尚書古文疏證》，卷一，頁三下。

⁷ 《隋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元大德刊本)，卷二十七〈經籍志〉，頁十一下。

⁸ 《尚書孔傳》(臺北：新興書局，1964年)，頁三上(總頁4)。以下徵引《尚書》均據此本。

⁹ 孔安國《尚書·序》：「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卷一，頁三上(總頁4))是安國獻書和撰作《尚書傳》本非同時進行，而《尚書·序》所謂先獻古文《尚書》，後再撰作《尚書傳》，亦有可商之處。史遷親從安國遊，記安國蚤卒，而安國於武帝時任博士，其時張湯任廷尉，時為武帝元朔三年(見《史記·孔子世家》)。假設安國其時二十歲。而《尚書·序》又記「〔安國〕以立訓傳，約文申義……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卷一，頁三下(總頁4))。依照《尚書·序》所言，安國完成《尚書傳》時適值漢室巫蠱之難，而巫蠱之難在武帝征和元年，相距元朔三年已達三十五年，安國已年近五十五了，與史遷所記安國「蚤卒」未合；加之《尚書·序》謂安國先獻書，然後作傳，則作傳之事又在獻書之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記閻氏讀荀悅《漢紀》而有所發現(卷三，頁五上(總頁141))，蓋《前漢紀·成皇帝紀》記「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無錫孫氏小滌天藏明刊本，卷二十五，頁173上)。細考荀悅所言，可得下述論證：(一)荀悅亦未言安國曾撰作《尚書傳》；

總而論之，今傳各篇《尚書》孔傳，並皆後人偽託。孔傳究竟何人所作？歷來學者爭議頗多，清人王鳴盛以為出於皇甫謐，¹⁰ 丁晏《尚書餘論》以為出自王肅，陳壽祺、陳夢家以為出自晉世的孔安國，¹¹ 晚清學者則多以為造於梅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屈萬里《尚書集釋》總述各家論說，亦以為「真象如何，尚難遽斷」。¹² 然而綜合諸家所論，大抵亦以為偽孔傳之成書年代乃在東漢以後。

考《經典釋文·序錄》曾說：「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¹³ 偽孔傳既為後人所撰，是以《經典釋文》謂王肅訓解《尚書》而「大與古文相類」，極可能是偽孔傳的作者因襲王肅注語，因而兩書訓解類同，而並非王肅因襲偽孔傳。

東漢馬融采錄史遷說解以注釋《尚書》例證

考西漢司馬遷編撰《史記》，記述五帝三王事跡，多采《尚書》。史遷或改寫《尚書》，以闡明經義；又或翻譯經文，以西漢習用詞語取代《尚書》艱澀用字，俾便漢人了解；史遷對於《尚書》的研究，可謂影響深遠。是以史遷以後，自西漢以來，學者注釋《尚書》，幾乎必定參考《史記》。李威熊《馬融之經學》曾經列舉《尚書》馬融注與史遷相合者多例，詳加論述，說解精僻獨到。¹⁴ 李氏先輯錄《尚書》馬融注，然後取馬注與史遷訓解逐一比勘，舉凡兩書訓解相同，即以為馬注因襲史遷的例證。李氏考證翔實，

〔上接頁334〕

(二) 照荀悅所知，安國並非親自獻書，獻書者乃「安國家」而已。此事甚怪，安國既得古文《尚書》又不親身獻之。唯一的解釋，只能是獻書時，安國已死，是以不能親自為之而不得已由家人代勞，這點尤其與史遷所記「安國蚤卒」相合。再依此推論，即使是獻書之時，安國或已身故；為《尚書》作傳，其事尤在獻書之後，是以安國撰作《尚書傳》一說就必不能成立了。

¹⁰ 王鳴盛云：「自安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為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真。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又亡。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故于三十四篇刪去〈太誓〉，又分〈堯典〉之半，充〈舜典〉；〈皋陶謨〉之半，充〈益稷〉，改為三十三篇，并撰孔傳，蓋出皇甫謐手。」見《尚書後案》，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乾隆四十五年禮堂刻本），頁一。

¹¹ 陳夢家說：「魏何晏以後到齊、梁之間有沒有另一個孔安國作古文《尚書》及其傳註的可能。有的，這便是與西漢臨淮太守同姓名的東晉孔安國，他在史籍上有極詳確的記載。」見《尚書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122。

¹²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灣：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概說〉，頁25。

¹³ 《經典釋文》，卷一，頁十六上（總頁31）。

¹⁴ 李威熊：《馬融之經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75年），頁284。

所論有據，因為馬融生在東漢，而《史記》成書在西漢太初年間，史遷訓解《尚書》之譯文，從成書年代考量，固然比馬融為早，即使馬融與史遷相合的例子都是慣常習用的訓詁，兼且不獨見諸《史記》而亦見於其他古籍所保留的漢人舊注；然而，它們的年代其實都遠比史遷為晚，諸如群經鄭玄注、《左傳》服虔注、《淮南子》高誘注等。因此，每當馬注與史遷譯文相合，即使相同的訓解也見於其他古籍舊注，亦不會影響李氏推論此等情況乃由於馬融襲用史遷譯文而成。

這推論其實並無不妥，只是未盡完善。分析傳世文獻的成書年代，可知前人訓解《尚書》而年代未必後於史遷者，其實尚有《爾雅》；《爾雅》專釋《詩》、《書》，¹⁵為兩漢學者研讀《詩》、《書》所必定參考者。細意比勘，《爾雅》所錄訓詁亦有與史遷翻譯《尚書》用字相合的情況。凡屬此類情況，即使馬融注文有與史遷相合，亦不必一定出於史遷。馬融或者即據《爾雅》為訓，亦難論定。李氏所錄二十五例，其中既有與《爾雅》相合，亦有早見於先秦典籍的通假現象。凡此之類，都難以論定必屬馬融襲用史遷的例證。因此，李氏所輯用例仍有商榷餘地。¹⁶

¹⁵ 參劉殿爵：〈關於《爾雅》一書的若干考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慶祝建所三十週年專題演講會講稿（未刊）。

¹⁶ 李威熊《馬融之經學》所引《尚書》馬融注有與史遷相合，而亦見諸《爾雅》，又或古籍習見通假者，列之如下：

一、《堯典》：「帝曰：『吁！鬻訟可乎！』」（卷一，頁三上〔總頁5〕）《史記·五帝本紀》作：「堯曰：『吁！頑凶，不用。』」（頁20）《釋文》「訟」字下說：「馬本作『庸』。」（卷三，頁三下〔總頁144〕）李威熊說：「『庸』、『用』通也。《書·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五刑五庸哉。』」（頁284）按「庸」之與「用」，古多通作。《尚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卷一，頁十上〔總頁9〕），王充《論衡·氣壽》即引作「舜生三十徵用」（《論衡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0），是其證。可見馬融本作「庸」，或古書習用通假，不一定出於史遷。

二、《堯典》：「歸格于藝祖，用特。」（卷一，頁六下〔總頁7〕）李威熊說：「《釋文》曰：『藝，馬云禰也。』《史記》亦作『祖禰』。」（頁284）按「藝祖」之訓「祖禰」，亦見《尚書大傳·堯典》引文，作「歸假于禰祖」（《尚書大傳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3）。又班固《白虎通·巡狩》引《尚書·堯典》此文亦作「歸假于祖禰」（《白虎通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41）。可見馬融說解雖與史遷譯文相合，卻未必一定依據史遷譯文為說。

三、《舜典》：「黎民阻飢。」（卷一，頁八下〔總頁8〕）李氏引「阻飢」作「祖飢」，並云：「『祖飢』，今本作『阻飢』，《史記》『祖』作『始』。《詩》《釋文》引馬曰：『祖，始也。』乃本《史記》。」（頁285）按「祖」之訓「始」，蓋亦常訓，《爾雅·釋詁》：「初、哉、首、基、肇、祖……始也。」（《爾雅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1）。可見馬融訓「祖」為「始」，大可參照《爾雅》，不一定依據史遷譯文為訓。

四、《禹貢》：「奠高山大川。」（卷三，頁一上〔總頁15〕）李威熊云：「《夏本紀》云：『定高山大川。』《集解》引馬融曰：『定其差秩，禮禮所視也。』馬氏亦釋『奠』為『定』。」（頁285）

〔上接頁336〕

按「莫」之訓「定」，亦古書習見訓詁，舉例而言，《周禮·春官·小史》「莫繫世」，鄭注引杜子春云：「莫讀為定。」（《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學府刊《十三經注疏》本，1985年），卷二十六，頁十六下〔總頁403〕）又《周禮·地官·司市》「莫賈」鄭注引杜子春亦云：「莫當為定。」（卷十四，頁二十一上〔總頁220〕）由此可見，馬融釋讀雖與史遷譯文相合，卻未必依據史遷為說。

五、〈禹貢〉：「十有三載。」（卷三，頁二上〔總頁15〕）李氏云：「〈夏本紀〉作『十有三年』。『載』下《釋文》云：『馬、鄭本作「年」。』」（頁285）按《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爾雅逐字索引》，頁74）可見馬本「載」作「年」，或即依據《爾雅》，不必如李威熊說全依史遷譯文為釋。

六、〈禹貢〉：「納錫大龜。」（卷三，頁四上〔總頁16〕）李威熊說：「〈夏本紀〉作『入賜大龜』。《釋文》：『馬云：納、入也。』本諸《史記》。」（頁285）按「納」、「入」音近相通，古書習見；舉例而言，《尚書·堯典》「納于大麓」（卷一，頁五上〔總頁6〕），王充《論衡·正說篇》引作「入于大麓」（《論衡逐字索引》，頁354）；又《禮記·月令》「命澤人納材葦」（《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十六，頁九下〔總頁319〕），《呂氏春秋·季夏紀》引作「乃命虞人入材葦」（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明刻本，1974年，卷六，頁一下〔總頁134〕），可見「納」、「入」古相通作，馬融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卻未必一定依據史遷為說。

七、〈禹貢〉：「三百里夷。」（卷三，頁八上〔總頁18〕）李威熊云：「《釋文》引馬融曰夷、易也。《史記·五帝本紀》作『其民夷易』。馬氏訓夷為易，即本乎此也。」（頁285）按此亦可商，《爾雅·釋詁》云：「平、均、夷、弟，易也。」（《爾雅逐字索引》，頁17）可見「夷」之訓「易」，早見《爾雅》，馬融不必依據史遷。

八、〈湯誓〉：「夏王率遏眾力。」（卷四，頁一下〔總頁21〕）李威熊云：「《釋文》引馬融言遏、止也，《史記》亦作止。」（頁286）按此亦可商，考《爾雅·釋詁》云：「訖……遏，止也。」（《爾雅逐字索引》，頁16）可見「遏」之訓「止」，既早見於《爾雅》，馬融亦不必依據史遷。

九、〈洪範〉：「從作乂。」（卷七，頁二上〔總頁39〕）李威熊云：「〈宋世家〉作『從作治』。《集解》引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是乂，馬氏亦從《史記》作治也。」（頁286）按此亦可商，考《爾雅·釋詁》云：「乂、亂……，治也。」（《爾雅逐字索引》，頁22）可見「乂」之訓「治」，亦早見《爾雅》，馬融實不必依據史遷為說。

十、〈洪範〉：「于帝其訓。」（卷七，頁三下〔總頁39〕）李威熊云：「〈宋世家〉作『于帝其順』。《集解》引馬融曰：『於天為順也。』是馬氏亦從《史記》訓『訓』為『順』。」（頁286）按「訓」、「順」古音相近，每相通作；舉例而言，《詩·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毛詩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十九之一，頁十九上〔總頁712〕）《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引作「四方其順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六十，頁二十五下〔總頁1053〕），可見此兩字通作例證早在史遷、馬融之前，即使馬融解「訓」為「順」，亦不必出於史遷。

十一、〈金縢〉：「王有疾弗豫。」（卷七，頁八上〔總頁42〕）李威熊云：「〈魯世家〉作『武王有疾不豫』。《釋文》云：『馬本作武王有疾不豫。』是《史記》、馬氏『弗』並作『不』，又王亦並稱武王。」（頁286）按此亦可商，馬本「弗」作「不」者，或避漢昭帝劉弗陵諱改，亦未必以史遷譯文為據。

十二、〈呂刑〉：「其罪惟鈞，其審克之。」（卷十二，頁九上〔總頁75〕）李威熊云：「《史記·魯世家》作『閱實其罪，惟鈞其遇』。《集解》引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按此下引脫「法」字）者等。』義與《史記》之說相近。」（頁287）細意比勘，馬融注與史遷譯文似無必然因襲關係，馬融或據《尚書》原文為解而已。

至於李威熊所輯馬注與史遷相合諸例，而又不見《爾雅》及馬融以前諸書者，並皆信而有徵；今將此等例證，就其襲用史遷之方法，重新分類如下：

馬融據史遷譯文以為訓詁例

〈堯典〉：「胤子朱啟明。」《史記·五帝本紀》作「嗣子丹朱開明」。《經典釋文》「胤」字下引馬融曰：「嗣也。」¹⁷ 與《史記》同。按「胤」之訓「嗣」，古書鮮見；¹⁸ 此馬融據史遷譯文以為訓詁。

馬融據史遷譯文以為解說例

〈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李威熊云：「《史記集解》引馬曰：『我祖、湯也。』上者、上天也，言我祖已為古人而在天上，意即去世也。經下文云：『用亂敗厥德于下。』《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敗湯德』，據此，故馬云：『我祖、湯也。』」按李說蓋本孫星衍，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我祖為湯者，以《史記》下文『敗厥德』作『敗湯德』知之。」¹⁹ 依據孫、李兩位學者所論，此亦馬融依據史遷說解訓釋《尚書》的例證。馬氏雖然並非以訓詁方式表達，而性質其實與前類相近。

馬融據史遷譯文改易《尚書》原文例

一、〈禹貢〉：「沿于江海。」李威熊云：「《夏本紀》作『均江海』。《釋文》云：『沿、馬本作均。』與《史記》同。《集解》引鄭玄曰：『均讀曰沿。』」²⁰ 按「沿」之訓「均」，始於馬融，前此未見；此為馬融依據史遷譯文以改易《尚書》正文的例證。

二、〈禹貢〉：「滎波既豬。」李威熊云：「滎波。《釋文》：『《正義》引馬、鄭並作滎播。』《史記》波亦作播。」²¹ 按「波」古音歌部幫母，而「播」屬月部幫母，兩字古音有別，此亦馬融依據史遷改易經文例。

馬融據《史記》他篇資料以為說解例

一、〈堯典〉：「兪曰：『於！緜哉！』」李威熊說：「《釋文》引馬曰：『緜、禹父也。』即

¹⁷ 《尚書孔傳》，卷一，頁三上（總頁5）；《史記》，頁20；《經典釋文》，卷三，頁三下（總頁144）。

¹⁸ 《爾雅·釋詁》云：「紹、胤、嗣……繼也。」（《爾雅逐字索引》，頁6）可見兩字義近。又《詩·既醉》：「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毛傳：「胤，嗣也。」（《毛詩注疏》，卷十七之二，頁十三下〔總頁606〕）除此例外，古書傳注皆未見「胤」訓「嗣」例。

¹⁹ 《尚書孔傳》，卷五，頁十三上（總頁33）；《馬融之經學》，頁286；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55。

²⁰ 《尚書孔傳》，卷三，頁三上（總頁16）；《馬融之經學》，頁285。

²¹ 同上注。

見於《夏本紀》：『禹之父曰鯀。』²²按李說可從，然而禹父為鯀，早見《楚詞·天問》及《世本》，惟馬融此文大抵仍依據《史記》以為注解。

二、《堯典》：「肆類于上帝。」李威熊說：「馬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釋文》）。案：《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索隱》：『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正義》亦云：『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均與馬說相近也。』²³按準李氏所說，此文亦馬融依據《史記》他篇內容以注解《尚書》例。

三、《盤庚》「盤庚遷于殷……于今五邦。」李威熊說：「《釋文》：『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又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乃從《史記·殷本紀》之說也。詳見《佚文考釋盤庚》。』²⁴準李氏說，則此文亦馬融依據《史記》他篇內容以注解《尚書》例。

馬融直取史遷譯文句語以為說解例

一、《舜典》：「詩言志，歌永言。」李威熊說：「《史記·五帝本紀》云：『歌長言。』《史記索隱〔當作《集解》〕引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乃從《史記》而引申者也。』²⁵按準李氏說，此乃馬融直取史遷「歌長言」一語以為說解，故謂「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二、《湯誓》：「弗協。」李威熊說：「弗協，《殷本紀》作不和。《集解》引馬融曰：『怠惰不和同。』與《史記》同。』²⁶準李氏說，此亦馬融直取史遷「不和」一語而為說解，故謂「怠惰不和同」。

三、《無逸》：「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李威熊說：「《魯世家》作『久為小人于外』《史記》以舊為久。《集解》引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舊亦作『久』也，與《史記》同。』²⁷按「舊」之訓「久」，古書鮮見；此亦馬融直取史遷譯文「久為小人」以為說解。

四、《呂刑》：「蚩尤惟始作亂。」李威熊說：「《釋文》引馬曰：『蚩尤少昊之末。』《史記》云：『蚩尤在炎帝之末。』炎帝即少昊也。故馬說乃本《史記》也。』²⁸按李說甚

²² 《尚書孔傳》，卷一，頁三下（總頁5）；《馬融之經學》，頁284。

²³ 《尚書孔傳》，卷一，頁五下（總頁6）；《馬融之經學》，頁284。

²⁴ 《尚書孔傳》，卷五，頁一上（總頁27）；《馬融之經學》，頁286。

²⁵ 《尚書孔傳》，卷一，頁九下（總頁8）；《馬融之經學》，頁285。

²⁶ 《尚書孔傳》，卷四，頁一下（總頁21）；《馬融之經學》，頁286。

²⁷ 《尚書孔傳》，卷九，頁九上（總頁57）；《馬融之經學》，頁286-87。

²⁸ 《尚書孔傳》，卷十二，頁六下（總頁74）；《馬融之經學》，頁287。

是，此亦馬融直取史遷譯文「之末」一語以為說解。

總合以上李氏所輯諸例，可知馬融確曾襲用史遷譯文以注解《尚書》；而依據上文分類探究，可見馬融襲用史遷的方法其實多樣，大抵皆尊崇史遷學養，因而在注解《尚書》時，多方參考史遷譯文。《尚書》馬注今已散佚不傳，然而從前人輯錄的有限注文考證，已有多則馬注與史遷譯文相合，可見馬融為《尚書》作注，必曾大量參考史遷。東漢鴻儒如馬融者，注解《尚書》尚需參考史遷，則六朝偽託編撰孔傳者，亦當知參考史遷，而《漢書》謂史遷曾問學於孔安國，偽託孔安國而編撰《尚書傳》者，必先取《史記》與《尚書》相關各篇，仔細參詳，然後斟酌采用史遷說解，一方面可以在注解《尚書》時有所依循，另一方面亦可以在作偽的過程中，因藉史遷曾問故於孔安國的史實，透過傳文與史遷譯文相合的例證，向後世表明傳文確為孔安國所撰，因而與史遷暗合。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曾提及孔傳襲用《史記》例，古氏說：

孔傳同於史記者：如皋陶謨：「乃言曰：載采采」，夏本紀作「乃言曰：始事事。」孔傳云：「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為驗。」亦訓采為事，與史記同。禹貢：「五百里侯服」，夏本紀作「甸服外，五百里侯服」，此明甸服外即為侯服，孔傳云：「侯服外之五百里」，不言弼成之數，亦與史記同。以上各說皆同於史記，雖未明言所本，然承襲之跡甚為明顯。²⁹

按孔傳既非出於安國，而為後人偽撰，不論作偽者為誰，其年代皆後於史遷。既然漢世馬融、鄭玄注解《尚書》，皆嘗參諸史遷，³⁰ 偽孔傳編者注解《尚書》，亦必當參考史遷，古氏所論固然有據。然而古氏所引例證，仍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古氏援引《尚書·皋陶謨》：「乃言曰：載采采。」又檢得《史記·夏本紀》作「乃言曰：始事事」。恰巧偽孔傳訓「采」為「事」，³¹ 古氏便推論偽孔傳因襲《史記》。細意推敲，此推論仍可商榷。考《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而《史記·五帝本紀》襲用《尚書》有所改易，作「堯又曰：誰可者？」可見史遷翻譯經文有所改動，並不訓「采」為「事」，然而《堯典》此文偽孔傳仍說：「采，事也。」³² 可見即使沒有史遷譯文為據，偽孔傳亦訓「采」為「事」。此本常訓，³³ 不必依據史遷。凡此之例，為數甚夥，似亦不當列入偽孔傳因襲史遷之類。

²⁹ 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頁36。

³⁰ 鄭玄注解《尚書》亦曾參考史遷，舉例而言，《堯典》：「胤子朱啟明。」（卷一，頁三上〔總頁5〕）《史記正義·五帝本紀》引鄭玄注：「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史記》，頁20）考《史記·五帝本紀》正云：「嗣子丹朱開明。」（頁20）是鄭玄注語所本。

³¹ 《尚書孔傳》，卷二，頁六上（總頁12）；《史記·夏本紀》，頁77。

³² 《尚書孔傳》，卷一，頁三上（總頁5）；《史記·五帝本紀》，頁20。

³³ 按《爾雅·釋詁》云：「績、緒、采、業……事也。」（《爾雅逐字索引》，頁7）可見「采」之訓「事」，本屬常訓，早見《爾雅》，或在史遷以前。古國順比對偽孔傳與史遷譯文時，似亦未嘗參考《爾雅》，因而所論仍有未備之處。

清人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條例證，證明今本孔傳原非出於孔安國，然而閻氏多就今本《尚書》二十五篇古文所見偽作證據加以論述，而未及《尚書》全書孔傳偽作的證據，是以閻氏創獲雖多，仍有未備。今試比對《尚書》與《史記》異同，依據上文分析馬融襲用史遷方法，分類將偽孔傳與史遷譯文相合處排比輯錄。然而，史遷翻譯《尚書》，多以西漢習用語解釋《尚書》原文，旨在協助漢人了解經義；而偽孔傳訓解經文，亦沿用傳統訓詁方法，屢以前人訓詁專書為據，說明經義。偽孔傳乃東晉梅氏所獻，其成書年代後於史遷，是以如有史遷與孔傳相合者，或即偽作孔傳者參照史遷譯文以為訓解。然而兩書此等類合處，如屬習見訓詁，則史遷以外，偽作孔傳者亦可參照他書而不必全依《史記》。誠如上述，其成書在《史記》以前，而內容又以訓解《尚書》為主者，尚有《爾雅》，因而凡有《爾雅》、《史記》、《尚書》孔傳三書相合，可以是偽孔傳襲用史遷，亦可以是偽孔傳直接依據《爾雅》，其中因襲關係實在難以論斷，今先將此等例證列明如下：

偽孔傳與史遷譯文相合而亦見《爾雅》例

- 一、《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記·五帝本紀》：百姓昭明，合和萬國。³⁴

按《尚書》作「協和萬邦」，史遷譯作「合和萬國」，今考偽孔傳正說：「協，合。」然《爾雅·釋詁》說：「諧、輯、協，和也。」³⁵可見「協」之訓「和」，已早見於史遷以前。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也很難論斷偽孔傳必定襲用史遷。現將此等例證在本文中一併收錄，並表明其在《爾雅》的出處，以待進一步考證。

- 二、《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
 《史記·五帝本紀》：分命羲仲，居郁夷。³⁶

按《尚書》作「宅嵎夷」，史遷譯作「居郁夷」，今考偽孔傳正說：「宅，居也。」然《爾雅·釋言》已說：「宅，居也。」³⁷可見「宅」之訓「居」，亦早見於史遷以前，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亦難以論斷是否襲用史遷。

- 三、《尚書·堯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史記·五帝本紀》：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³⁸

³⁴ 《尚書孔傳》，卷一，頁一下（總頁4）；《史記·五帝本紀》，頁15。

³⁵ 《爾雅逐字索引》，頁10。

³⁶ 《尚書孔傳》，卷一，頁一下（總頁4）；《史記·五帝本紀》，頁16。

³⁷ 《爾雅逐字索引》，頁44。

³⁸ 《尚書孔傳》，卷一，頁三上（總頁5）；《史記·五帝本紀》，頁20。

考偽孔傳正說：「鳩，聚。」然而《爾雅·釋詁》已說：「拏、斂……鳩、樓，聚也。」³⁹可見「鳩」之訓「聚」，亦早見於史遷以前，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亦難論定是否襲用史遷。

四、《尚書·皋陶謨》：禹曰：「兪！如何？」

《史記·夏本紀》：禹曰：「然，如何？」⁴⁰

按偽孔傳說：「然其言，問所以行。」然《爾雅·釋言》已說：「兪、奮，然也。」⁴¹可見「兪」之訓「然」，亦早見於史遷以前。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亦未必襲用史遷。

五、《尚書·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史記·夏本紀》：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

《尚書》：何憂乎驩兜？

《史記》：何憂乎驩兜？⁴²

按史遷此文幾乎完全襲用《尚書》，只將《書》文「知人則哲」譯作「知人則智」，考偽孔傳此文正說：「哲，智也。」然而，《爾雅·釋言》已有「哲，智也」，⁴³可見「哲」之訓「智」，早見於史遷以前。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卻未必襲用史遷。

六、《尚書·皋陶謨》：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

《史記·夏本紀》：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⁴⁴

按史遷對譯《尚書》「亂而敬」為「治而敬」，其餘全襲《尚書》原文。考偽孔傳正說：「亂，治也。」然而《爾雅·釋詁》說：「乂、亂……，治也。」⁴⁵可見「亂」之訓「治」，早見於史遷以前，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亦難論斷是否必定襲用史遷。

七、《尚書·禹貢》：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史記·夏本紀》：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⁴⁶

按史遷翻譯「篠簜」為「竹箭」，考此文偽孔傳正說：「篠，竹箭；簜，大竹。」可

³⁹ 《爾雅逐字索引》，頁11。

⁴⁰ 《尚書孔傳》，卷二，頁五下（總頁11）；《史記·夏本紀》，頁77。

⁴¹ 《爾雅逐字索引》，頁27。

⁴² 《尚書孔傳》，卷二，頁六上（總頁12）；《史記·夏本紀》，頁77。

⁴³ 《爾雅逐字索引》，頁44。

⁴⁴ 《尚書孔傳》，卷二，頁六上（總頁12）；《史記·夏本紀》，頁77。

⁴⁵ 《爾雅逐字索引》，頁22。

⁴⁶ 《尚書孔傳》，卷三，頁三上（總頁16）；《史記·夏本紀》，頁58。

見偽孔傳因襲史遷譯文，明顯可考。然而《爾雅·釋草》又說：「莽，數節……篠，箭。」又同篇說：「籊，竹。」可見偽孔傳雖與史遷全合，然而，我們仍然不能排除作偽者亦可能依據《爾雅·釋草》為訓，而不一定據史遷譯文。至於《尚書》鄭玄注此文作「篠，箭；籊，大竹也」，⁴⁷亦與史遷相合。

八、《尚書·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史記·夏本紀》：三危既度，三苗大序。⁴⁸

按史遷對譯「三苗丕敘」為「三苗大序」，考此文偽孔傳正說：「三曲之族，大有次敘。」然而《爾雅·釋詁》說：「弘、廓……丕……，大也。」⁴⁹是「丕」之訓「大」早見《爾雅》，已在史遷之前，偽孔傳不一定依據史遷譯文為釋。

九、《尚書·牧誓》：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史記·周本紀》：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⁵⁰

按史遷襲用《尚書》，惟譯「逖」為「遠」；考此文偽孔傳正說：「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按《爾雅·釋詁》說：「永、悠、迴、違、遐、邇、闊，遠也。」考《爾雅》「邇」下郭璞注引《尚書》「逖矣西土之人」，「逖」作「邇」，⁵¹可見「逖」之訓「遠」，亦見《爾雅》。是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相合，卻未必依據史遷，亦可能襲用《爾雅》訓詁。

十、《尚書·洪範》：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史記·宋微子世家》：我不知其常倫所序。⁵²

按史遷譯「彝」為「常」，而此文偽孔傳正說：「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是亦釋「彝」為「常」。然而《爾雅》說：「典、彝……，常也。」⁵³可見「彝」之訓「常」，亦早見《爾雅》，偽孔傳雖與史遷譯文相合，卻難以論定必據史遷。

十一、《尚書·洪範》：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
《史記·宋微子世家》：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⁵⁴

⁴⁷ 《爾雅逐字索引》，頁101，93；王應麟（輯）、孔廣森（增訂）：《尚書鄭注》，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26。

⁴⁸ 《尚書孔傳》，卷三，頁五上（總頁17）；《史記·夏本紀》，頁65。

⁴⁹ 《爾雅逐字索引》，頁1。

⁵⁰ 《尚書孔傳》，卷六，頁五下（總頁36）；《史記·周本紀》，頁122。

⁵¹ 《爾雅逐字索引》，頁7；《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一，頁十五下（總頁10）。

⁵² 《尚書孔傳》，卷七，頁一上（總頁38）；《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11。

⁵³ 《爾雅逐字索引》，頁4。

⁵⁴ 《尚書孔傳》，卷七，頁二上（總頁39）；《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12。

按史遷譯「乂」為「治」，而《尚書》此文「從作乂」下，偽孔傳正說：「可以治。」是亦釋「乂」為「治」。考《爾雅·釋詁》說：「乂、亂……，治也。」⁵⁵可見「乂」之訓「治」，早見於史遷以前，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卻難論定必出史遷。

十二、《尚書·金縢》：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史記·魯周公世家》：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⁵⁶

按史遷譯「祗」為「敬」，而此文偽孔傳正說：「四方之民，無不敬畏。」考《爾雅·釋詁》說：「儼、恪、祗……，敬也。」⁵⁷可見「祗」之訓「敬」，早見於史遷以前，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卻難論斷必出史遷。

十三、《尚書·無逸》：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史記·魯周公世家》：嚴恭敬畏天命，自度。⁵⁸

按史遷對譯《尚書》「寅畏」作「敬畏」，考《尚書》此文偽孔傳正說：「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考《爾雅·釋詁》說：「儼……寅、燠，敬也。」⁵⁹可見「寅」之訓「敬」，早見於史遷以前，偽孔傳訓詁雖與史遷譯文相合，卻難論定必出史遷。

偽孔傳一則之中兩與史遷譯文相合，雖為常訓而蓋亦出於史遷例

史遷翻譯《尚書》多以西漢習用語，而偽孔傳訓解《尚書》，亦多據常用訓詁，是以兩書即使訓解相同，如屬常訓，亦難論斷必為偽孔傳因襲史遷。然而，細意比勘《史記》與偽孔傳兩書，發現有偽孔傳一則之中，兩次與史遷譯文相合，雖然皆屬常訓，然而如斯類同，卻未必是巧合現象，今將此等例證羅列如下：

一、《尚書·堯典》：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史記·五帝本紀》：夜中、星虛，以正中秋。⁶⁰

按《尚書》說：「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史遷譯作「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史遷譯「宵」為「夜」，又解「殷」為「正」，其餘全依《尚書》原文；「宵」之訓「夜」，「殷」之訓

⁵⁵ 《爾雅逐字索引》，頁22。

⁵⁶ 《尚書孔傳》，卷七，頁八下（總頁42）；《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16。

⁵⁷ 《爾雅逐字索引》，頁14。

⁵⁸ 《尚書孔傳》，卷九，頁八下（總頁57）；《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20。

⁵⁹ 《爾雅逐字索引》，頁14。

⁶⁰ 《尚書孔傳》，卷一，頁二下（總頁5）；《史記·五帝本紀》，頁16。

「正」，皆屬常訓；⁶¹ 然而偽孔傳此文正說：「宵，夜也……，以正三秋。」可見偽孔傳一則之中，既有取史遷譯文以為訓詁，又取史遷譯文以作說解，雖然兩例皆屬常訓，然而在一則偽孔傳中，竟有兩處襲用史遷，可見偽孔傳此文確曾參諸《史記》。

二、《尚書·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史記·夏本紀》：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⁶²

按史遷翻譯《尚書》以「信」譯「允」，以「道」譯「迪」，以「其」譯「厥」，⁶³ 以「謀」譯「謨」，又以「輔」譯「弼」。偽孔傳正說：「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一則偽孔傳，三處與史遷譯文相合，雖然均屬常訓，然亦必曾參諸史遷再增字為釋。

三、《尚書·禹貢》：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
《史記·夏本紀》：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⁶⁴

按史遷解「隨山」為「行山」，又對譯「莫」為「定」。考偽孔傳正說：「隨行山林，斬木通道。莫，定也。」與史遷譯文全合。「莫」之訓「定」，雖早見《周禮·春官·小史》杜子春注，⁶⁵ 亦屬常訓。然而，一則偽孔傳兩處與史遷譯文相合，亦可見偽孔傳嘗參考史遷譯文以為說解。至於《尚書》此文鄭注作「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⁶⁶ 可見鄭玄並非訓「隨」為「隨行」。互相比對，尤可證偽孔傳明顯與史遷相合，蓋亦因襲史遷所致。

四、《尚書·湯誓》：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史記·殷本紀》：我君不恤我眾，舍我耆事而割政。⁶⁷

⁶¹ 按《爾雅·釋言》說：「宵，夜也。」（《爾雅逐字索引》，頁47）可見「宵」之訓「夜」，乃習用訓詁，早在史遷以前。《尚書》此文鄭玄注作「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尚書鄭注》，頁3），是亦訓「宵」為「夜」，與史遷相合。

⁶² 《尚書孔傳》，卷二，頁五下（總頁11）；《史記·夏本紀》，頁77。

⁶³ 按史遷譯「迪」為「道」，或本《爾雅》，《爾雅·釋詁》說：「迪、繇、訓，道也。」（《爾雅逐字索引》，頁21）而「厥」之訓「其」，亦見《爾雅》，《爾雅·釋言》說：「厥，其也。」（頁43）可見史遷以「道其」對譯《尚書》「迪厥」，是以《史記·夏本紀》原來似當作「信道其德」，偽孔傳此文因襲史遷譯文「信道其德」，再讀「道」為「蹈」，所以說「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推知偽孔傳所見《史記·夏本紀》仍作「信道其德」，今本《史記》作「信其道德」者，乃是歷代傳鈔時，鈔者將「道其」二字誤倒的結果。

⁶⁴ 《尚書孔傳》，卷三，頁一上（總頁15）；《史記·夏本紀》，頁51。

⁶⁵ 《周禮·春官·小史》云：「莫繫世。」鄭注引杜子春云：「莫讀為定。」（《周禮注疏》，卷二十六，頁十六下（總頁403））可見「莫」、「定」相通。

⁶⁶ 《尚書鄭注》，頁21。

⁶⁷ 《尚書孔傳》，卷四，頁一上（總頁21）；《史記·殷本紀》，頁95。

按《尚書》作「我后」而史遷作「我君」，大抵以為「我后」指夏君桀；又《尚書》作「而割正夏」，史遷譯文作「而割政」，顯然讀「正」為「政」；又史遷不釋《尚書》「夏」字，蓋以為衍文，是以不加詮釋。⁶⁸考此文偽孔傳正說：「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可見偽孔傳訓解「我后」為「桀」，又訓「正」為「政」，皆與史遷譯文相合；至於偽孔傳解釋《尚書》正文「而割正夏」為「而為割剝之政」，不釋正文「夏」字，亦與史遷釋讀方法相同，皆可證明偽孔傳確曾參諸史遷譯文以為訓解。

五、《尚書·西伯戡黎》：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 天性。

《史記·殷本紀》：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⁶⁹

按史遷對譯《尚書》「不有康食」為「不有安食」，是訓「康」為「安」，又解「虞」為「虞知」。考此文偽孔傳正說：「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可見偽孔傳說解兩次與史遷譯文相合，雖屬常訓，⁷⁰亦可推知偽孔傳曾參諸史遷。

六、《尚書·牧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

《史記·周本紀》：今日之事，不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⁷¹

按史遷襲用《尚書》，惟譯「愆」為「過」，刪「于」字；考此文偽孔傳正說：「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可見偽孔傳訓解恰與《史記》全同。又史遷對譯「勛」為「勉」，而偽孔傳亦說：「夫子，謂將士，勉勵之。」又與史遷譯文相合。「愆」之訓「過」，「勛」之訓「勉」，皆屬常訓，⁷²然而一則傳文，兩例與史遷相合，似亦偽孔傳依據史遷譯文而增字為釋。

七、《尚書·牧誓》：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史記·周本紀》：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⁷³

⁶⁸ 據王引之說，今本《尚書》「夏」字乃衍文，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三，頁三十一下（總頁80）。

⁶⁹ 《尚書孔傳》，卷五，頁十二下（總頁32）；《史記·殷本紀》，頁107。

⁷⁰ 按《爾雅·釋詁》說：「豫、寧、綏、康、柔，安也。」（《爾雅逐字索引》，頁17）可見「康」之訓「安」，亦出《爾雅》，乃習用訓詁。《尚書》鄭注亦云：「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尚書鄭注》，頁42）是亦訓「康」為「安」。

⁷¹ 《尚書孔傳》，卷六，頁六下（總頁36）；《史記·周本紀》，頁122。

⁷² 按「愆」之訓「過」，亦見《爾雅》，《爾雅·釋言》說：「逸、愆，過也。」（《爾雅逐字索引》，頁28）「愆」即「愆」字。又《爾雅·釋詁》：「勛，勉也。」（頁8）可見「愆」之訓「過」，「勛」之訓「勉」，皆屬常用訓詁。

⁷³ 《尚書孔傳》，卷六，頁六下（總頁36）；《史記·周本紀》，頁123。

按史遷對譯《尚書》「勩」為「勉」，「躬」為「身」；⁷⁴考此文偽孔傳正說：「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說解亦兩次與史遷相合，是亦依據史遷譯文為說。

- 八、《尚書·洪範》：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史記·宋微子世家》：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⁷⁵

按史遷譯「康」為「安」，又譯「攸」為「所」，而此文偽孔傳正說：「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是亦釋「康」為「安」，釋「攸」為「所」，⁷⁶一則之中，兩與史遷譯文相合，大抵亦依據史遷以為說解，所以如此類近。

- 九、《尚書·洪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
 《史記·宋微子世家》：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
 《尚書》：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史記》：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⁷⁷

按史遷此文對譯《尚書》少有改動，惟兩譯「訓」為「順」，考此文偽孔傳正云：「布陳言教，不失是常，則人皆是順矣……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皆與史遷譯文相合。

- 十、《尚書·金縢》：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
 《史記·魯周公世家》：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
 《尚書》：命我勿敢言。
 《史記》：命我勿敢言。⁷⁸

按《書》作「史與百執事」，而史遷譯作「史百執事」；又《書》作「信」而史遷譯作「信有」。考此文偽孔傳正云：「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其說解皆與史遷譯文相同。

- 十一、《尚書·無逸》：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史記·魯周公世家》：久勞于外，為與小人。⁷⁹

⁷⁴ 按《爾雅·釋詁》說：「朕、余、躬，身也。」（《爾雅逐字索引》，頁9）可見「躬」之訓「身」，亦屬常訓。

⁷⁵ 《尚書孔傳》，卷七，頁三上（總頁39）；《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14。

⁷⁶ 《爾雅·釋詁》說：「豫、寧、綏、康、柔，安也。」（《爾雅逐字索引》，頁17）另《釋言》又說：「攸，所也。」（頁44）可見兩例亦屬常訓。

⁷⁷ 《尚書孔傳》，卷七，頁三下（總頁39）；《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14。

⁷⁸ 《尚書孔傳》，卷七，頁九下（總頁42）；《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23。

⁷⁹ 《尚書孔傳》，卷九，頁九上（總頁57）；《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20。

按史遷對譯《尚書》「舊勞」作「久勞」，又譯「暨」為「與」，⁸⁰考《尚書》此文偽孔傳正云：「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說解並與史遷譯文相合。

十二、《尚書·呂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史記·周本紀》：五辭簡信，正於五刑。⁸¹

按史遷全襲《尚書》，僅改譯「孚」為「信」；⁸²考此文偽孔傳正說：「五辭簡核，信有罪驗。」說解與史遷譯文相合。下文《書》又云：「簡孚有眾。」⁸³而史遷對譯作「簡信有眾」，偽孔傳亦云：「簡核誠信，有合眾心。」亦與史遷譯文相合。

偽孔傳據史遷譯文以為訓詁例

史遷以西漢習用語翻譯《尚書》原文，闡明經義。細意比勘，偽孔傳訓解《尚書》時，訓詁有與史遷譯文全同，而又不見於史遷以前古籍舊注，推知此等訓詁皆依據史遷譯文而來，今列出此等例證如下：

一、《尚書·西伯戡黎》：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史記·殷本紀》：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⁸⁴

按史遷對譯《尚書》「大命不摯」為「大命胡不至」，是訓「摯」為「至」。考《爾雅·釋詁》云：「薦、摯，臻也。」⁸⁵可見「摯」習訓為「臻」，而此文偽孔傳卻云：「摯，至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可見偽孔傳訓詁不取《爾雅》常訓而襲用史遷譯文。

二、《尚書·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史記·宋微子世家》：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⁸⁶

按《尚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譯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是史遷以「不有」對譯「弗或」；考此文偽孔傳正說：「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偽孔傳「或」之訓「有」，正與史遷譯文相合。

⁸⁰ 《爾雅·釋詁》說：「逮、及、暨，與也。」（《爾雅逐字索引》，頁19）可見「暨」之訓「與」，亦屬常訓。考《尚書》鄭注此文云：「舊，猶久也；爰，於；暨，與也。」（《尚書鄭注》，頁72）說解亦與史遷譯文相合。

⁸¹ 《尚書孔傳》，卷十二，頁九上（總頁75）；《史記·周本紀》，頁138。

⁸² 《爾雅·釋詁》說：「允、孚……，信也。」（《爾雅逐字索引》，頁5）可見「孚」之訓「信」，亦屬常訓。

⁸³ 《尚書孔傳》，卷十二，頁九下（總頁75）。

⁸⁴ 同上注，卷五，頁十二下（總頁32）；《史記·殷本紀》，頁107。

⁸⁵ 《爾雅逐字索引》，頁24。

⁸⁶ 《尚書孔傳》，卷五，頁十三上（總頁33）；《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07。

- 三、《尚書·洪範》：嗚呼，箕子，惟天陰鷲下民，相協厥居。
《史記·宋微子世家》：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⁸⁷

按史遷對譯《尚書》「陰鷲」為「陰定」，考《爾雅·釋詁》：「鷲、假……，陞也。」⁸⁸是「鷲」習訓「陞」，而此文偽孔傳卻云：「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偽孔傳不取《爾雅》訓詁而從史遷譯文。

偽孔傳據史遷譯文以為解說例

偽孔傳作者不但依據史遷譯文以為訓詁，亦有借用史遷譯文以解說經義。舉例而言，史遷翻譯《尚書》原文「甲」為「乙」，偽孔傳即依「乙」義闡析經義，推論引申，當中皆要實出史遷譯文。凡此之屬，例子甚多，今試臚列如下：

- 一、《尚書·堯典》：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史記·五帝本紀》：敬道日入，便程西成。⁸⁹

按《尚書》「寅餞納日」史遷譯作「敬道日入」。考偽孔傳正說：「日入言送，因事之宜。」乃據史遷譯文「日入」一語加以引申以為訓解。考《尚書》此文鄭注云：「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⁹⁰顯然與史遷譯文不同。相互比勘，尤可見偽孔傳因襲史遷。

- 二、《尚書·皋陶謨》：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史記·夏本紀》：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⁹¹

按史遷此文全襲《尚書》，惟改「塞」為「實」，考偽孔傳正說：「剛斷而實塞。」亦據史遷譯文「剛而實」一語以為訓解。

- 三、《尚書·皋陶謨》：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史記·夏本紀》：禹曰：「女言致可績行。」⁹²

按史遷此文亦襲用《尚書》，但史遷在翻譯原文時，將「乃言底可績」譯為「女言致可績行」，可見史遷讀「乃」為「女」，通作「汝」；再訓「底」為「致」。考偽孔傳正說：「用汝言，致可以立功。」是據史遷譯文作「女」、「致」而再加說解。

⁸⁷ 《尚書孔傳》，卷七，頁一上（總頁38）；《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11。

⁸⁸ 《爾雅逐字索引》，頁19。

⁸⁹ 《尚書孔傳》，卷一，頁二上（總頁5）；《史記·五帝本紀》，頁16。

⁹⁰ 《尚書鄭注》，頁3。

⁹¹ 《尚書孔傳》，卷二，頁六下（總頁12）；《史記·夏本紀》，頁77。

⁹² 《尚書孔傳》，卷二，頁七下（總頁12）；《史記·夏本紀》，頁77。

- 四、《尚書·益稷》：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史記·夏本紀》：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
 《尚書》：惟明。
 《史記》：舜德大明。⁹³

按《尚書》原作「皋陶方祗厥敘」，史遷訓「祗」為「敬」，本屬常訓，而翻譯全句為「皋陶於是敬禹之德」；然而「敘」本訓「次序」，而史遷解為「德」，乃史遷據文義推論得之，此原非依據習用訓詁而加以翻譯；兼且《尚書》此句原來並無言及「夏禹」，史遷審視《益稷》原文文義，以為此句意在闡明皋陶為敬禹善德，於是下令民眾學習夏禹；細意考之，此文偽孔傳正說：「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可見偽孔傳既與史遷相同，皆訓「敘」為「次序」，又兼取史遷譯文「敬禹之德」一語，而將經文解作「皋陶敬行禹之九德」。偽孔傳因襲史遷，並據史遷譯文訓解《尚書》，當中關係可以考見。

- 五、《尚書·益稷》：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
 《史記·夏本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
 《尚書》：「吁！如何？」
 《史記》：「何謂孳孳？」⁹⁴

按史遷此文釋讀《尚書》於原文內容有所增益，《尚書》原作：「皋陶曰：『吁！如何？』」史遷以為此皋陶問難於禹，而所問在於「孳孳」之義，故對譯原文作「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此史遷據《書》文義推論得之。考偽孔傳此文正說：「問所以孜孜之事。」乃據史遷譯文作「何謂孳孳」而為訓解。

- 六、《尚書·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
 《史記·夏本紀》：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乘櫓，行山棗
 《尚書》：木。
 《史記》：木。⁹⁵

按《尚書》此文僅標舉「四載」總名而未有詳言細目，史遷詳細析述，分言「陸行」、「水行」、「泥行」、「山行」；考偽孔傳此文正說：「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櫓。」分論「四載」與史遷所論相同，偽孔傳謂「陸乘車」，史遷作「山行乘櫓」，《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櫓，直輦車也。」是史遷作「乘櫓」，而偽孔傳作「乘車」，取義相同。至於史遷作「泥行乘橈」，而偽孔傳作「泥乘輜」，蓋讀為「輜」。《淮

⁹³ 《尚書孔傳》，卷二，頁十下（總頁14）；《史記·夏本紀》，頁81。

⁹⁴ 《尚書孔傳》，卷二，頁七下（總頁12）；《史記·夏本紀》，頁79。

⁹⁵ 《尚書孔傳》，卷二，頁八上（總頁13）；《史記·夏本紀》，頁79。

南子·齊俗：「若舟、車、楫、肆、窮廬，固有所宜也。」許慎注：「沙地宜四（按讀為『肆』），泥地宜楫。」⁹⁶可見「楫」、「楫」義近，偽孔傳蓋亦嘗參諸《史記》。

七、《尚書·益稷》：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史記·夏本紀》：以決九川 致四海，浚畎澮 致之川。⁹⁷

按《尚書》「距四海」，史遷譯作「致四海」，意謂「致之四海」；下文讀《尚書》「距川」為「致之川」，訓解方法相同。考偽孔傳此文正云：「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又云：「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偽孔傳謂「通之至海」、「深之至川」，乃據史遷譯文「致四海」、「致之川」為說。

八、《尚書·益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史記·夏本紀》：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⁹⁸

按史遷訓解《尚書》「艱食」為「難得之食」，考偽孔傳正云：「艱，難也，眾難得食處。」偽孔傳所謂「難得食處」，乃據史遷「難得之食」以為訓解；⁹⁹又史遷讀《尚書》「化居」為「徙居」，考偽孔傳正說：「化，易也。」似不采史遷訓解為說，然偽孔傳隨即又說：「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則顯然亦以為《尚書》「化居」兼有「徙居」之意，實取史遷說解推而論之。

九、《尚書·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史記·夏本紀》：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¹⁰⁰

按史遷訓「弼」為「輔」，所以說「輔成五服」；考偽孔傳此文正說：「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似亦取史遷譯文「輔成」一詞以為說解。¹⁰¹

十、《尚書·益稷》：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史記·夏本紀》：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¹⁰²

按《尚書》原作「跄跄」，史遷譯作「翔舞」，此亦史遷就《尚書》「跄跄」一詞之理解，

⁹⁶ 《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影鈔北宋本，1974年），卷十一，頁三上（總頁299）。

⁹⁷ 《尚書孔傳》，卷二，頁八上（總頁13）；《史記·夏本紀》，頁79。

⁹⁸ 同上注。

⁹⁹ 按《尚書》鄭注此文云：「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尚書鄭注》，頁15）是亦與史遷譯文相合。

¹⁰⁰ 《尚書孔傳》，卷二，頁十上（總頁14）；《史記·夏本紀》，頁80。

¹⁰¹ 按《尚書》鄭注此文亦云：「輔五服而成之。」（《尚書鄭注》，頁17）是亦與史遷譯文相合。

¹⁰² 《尚書孔傳》，卷二，頁十下（總頁14）；《史記·夏本紀》，頁81。

本非常訓；考偽孔傳此文正說：「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踴踴然。」亦據史遷譯文作「翔舞」而為說解。¹⁰³

十一、《尚書·禹貢》：海濱廣斥。

《史記·夏本紀》：海濱廣瀉，厥田斥鹵。¹⁰⁴

按史遷依據《尚書》原文而增字為解，以為《尚書》「斥」義為「斥鹵」，所以對譯原文為「厥田斥鹵」。考偽孔傳此文正云：「濱，涯也；言復其斥鹵。」可見偽孔傳亦以史遷譯文「斥鹵」作為說解依據。¹⁰⁵

十二、《尚書·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史記·宋微子世家》：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¹⁰⁶

按史遷此文對譯《尚書》少有改動，惟譯「乃心」為「女心」，考此文「謀及乃心」句下偽孔傳正說：「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是據史遷譯文以為訓解。

十三、《尚書·金縢》：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史記·魯周公世家》：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¹⁰⁷

按《尚書》本無「受」字，史遷以「新受命」對譯《尚書》「新命」，闡明經義。考《尚書》此文偽孔傳正說：「新受三王之命。」亦據史遷譯文以為訓解。

十四、《尚書·金縢》：公將不利於孺子。

《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將不利於成王。¹⁰⁸

按《書》作「孺子」而實指成王，是以史遷直譯「孺子」為成王。考此文偽孔傳正說：「孺，稚也；稚子，成王。」其說解方式亦與史遷譯文取向相同，是據史遷譯文以為訓解。¹⁰⁹

十五、《尚書·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¹¹⁰

¹⁰³ 按《尚書》鄭注此文作「謂飛鳥走獸踴踴然而舞也」（《尚書鄭注》，頁19），是亦與史遷譯文相合。

¹⁰⁴ 《尚書孔傳》，卷三，頁二上（總頁15）；《史記·夏本紀》，頁55。

¹⁰⁵ 按《尚書》鄭注此文云：「斥，謂地鹹鹵。」（《尚書鄭注》，頁24）是亦與史遷譯文相合。

¹⁰⁶ 《尚書孔傳》，卷七，頁四下（總頁40）；《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17。

¹⁰⁷ 《尚書孔傳》，卷七，頁九上（總頁42）；《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16。

¹⁰⁸ 《尚書孔傳》，卷七，頁九上（總頁42）；《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18。

¹⁰⁹ 按《尚書》鄭注此文作「孺子，謂成王也」（《尚書鄭注》，頁58），是亦與史遷譯文相合。

¹¹⁰ 《尚書孔傳》，卷七，頁九上（總頁42）；《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18。

按《書》作「二公」而實指太公、召公，是以史遷直譯「二公」為「太公望、召公奭」。考此文偽孔傳正說：「告召公、太公。」說解方式亦與史遷譯文取向相同。

十六、《尚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
《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¹¹¹

按《尚書》作「盡弁」，意謂戴冠以啟書，「弁」有「皮弁」、「爵弁」之別，「皮弁」用於田獵，而「爵弁」用於祭祀。考《尚書》鄭注此文正云：「弁，爵弁。」惟史遷不采《書》文作總名之「弁」義以為說解，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弁』為『朝服』者，《周禮·司服》云：『視朝皮弁。』《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故史公以朝服釋弁也。」¹¹²可見史遷依據《周禮》、《禮記》以為「弁」指「皮弁」，乃視朝之服。所以逕譯「盡弁」為「朝服」；考《尚書》此文偽孔傳正云：「皮弁、質服。」其謂「皮弁、質服」者，大抵也曾參考史遷譯文作「朝服」並據以為解。

十七、《尚書·金縢》：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史記·魯周公世家》：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¹¹³

按《尚書》作「沖人」而史遷譯作「幼人」。考此文偽孔傳正說：「言己幼童，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正據史遷譯文「幼人」一語以為說解。

十八、《尚書·呂刑》：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史記·周本紀》：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¹¹⁴

按史遷對譯《尚書》「何度非及」為「何居非其宜與」，所謂「非其宜」者，乃史遷以意改譯，《書》原義並無所謂「宜」與「不宜」；考此文偽孔傳正說：「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顯然曾經參諸史遷譯文「非其宜」一語而為說解。

偽孔傳直取史遷譯文句語以為說解例

編撰偽孔傳者不但依據史遷譯文以為說解，更有直接襲用史遷譯文，幾近全句逐錄。凡此之屬，亦有多例，列之如下：

一、《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史記·五帝本紀》：乃命羲和，敬順昊天。¹¹⁵

¹¹¹ 《尚書孔傳》，卷七，頁九下（總頁42）；《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22。

¹¹² 《尚書鄭注》，頁59；《尚書今古文注疏》，卷十三，頁336。

¹¹³ 《尚書孔傳》，卷七，頁九下（總頁42）；《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23。

¹¹⁴ 《尚書孔傳》，卷十二，頁九上（總頁75）；《史記·周本紀》，頁138。

¹¹⁵ 《尚書孔傳》，卷一，頁一下（總頁4）；《史記·五帝本紀》，頁16。

按《尚書》作「欽若昊天」，史遷譯作「敬順昊天」，今考偽孔傳正說：「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顯然直取《史記》全句譯文以為訓解依據。¹¹⁶

二、《尚書·堯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史記·五帝本紀》：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¹¹⁷

按《尚書》作「寅賓出日」，史遷譯作「敬道日出」，考此文偽孔傳正說：「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導」、「道」古通，偽孔傳此文乃直取史遷譯文「敬道日出」全句以為說解。考《尚書》鄭注此文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¹¹⁸顯然與史遷譯文取向不同。相互比勘，尤可證偽孔傳此文曾襲取史遷譯文以為說解。

三、《尚書·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史記·五帝本紀》：信飭百官，眾功皆興。¹¹⁹

按《尚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史遷譯作「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兩文相去甚遠，然而偽孔傳正說：「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則能信治百官，眾功皆廣。」¹²⁰可見偽孔傳不但依據史遷譯文以為訓詁，更直接襲取史遷譯文以為解說。

四、《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史記·五帝本紀》：堯曰：「誰可順此事。」¹²¹

按《尚書》作：「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史遷翻譯作「堯曰：誰可順此事」。考偽孔傳正說：「順是事者，將登用之。」偽孔傳所謂「順是事」者，乃直用史遷譯文「順此事」一語而加以引申以為解說。考《尚書》此文鄭注云：「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¹²²顯然與史遷譯文說解取向不同。相互比勘，尤可見偽孔傳與史遷譯文相合，其襲用史遷之跡可以考見。

¹¹⁶ 《爾雅·釋詁》說：「儼……欽、……敬也。」（《爾雅逐字索引》，頁14）又《釋言》說：「若、惠，順也。」（頁27）可見兩例都見《爾雅》，然而偽孔傳不依《爾雅》逕以訓詁出之，而直譯《尚書》原文作「敬順昊天」，顯然曾參考史遷譯文。

¹¹⁷ 《尚書孔傳》，卷一，頁一下（總頁4）；《史記·五帝本紀》，頁16。

¹¹⁸ 《尚書鄭注》，頁2。

¹¹⁹ 《尚書孔傳》，卷一，頁三上（總頁5）；《史記·五帝本紀》，頁17。

¹²⁰ 偽孔傳「允」之訓「信」，亦見《爾雅·釋詁》：「允、孚、……信也。」（《爾雅逐字索引》，頁5）又「績」之訓「功」，亦見《釋詁》（頁17）。其餘皆不見《爾雅》，可見此則偽孔傳多例與史遷譯文相合，乃因襲史遷所致。

¹²¹ 《尚書孔傳》，卷一，頁三上（總頁5）；《史記·五帝本紀》，頁20。

¹²² 《尚書鄭注》，頁4。

五、《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

《史記·五帝本紀》：堯又曰：「誰可者？」¹²³

考偽孔傳正說「復求誰能順我事者」，所謂「誰能順我事者」，似亦直取史遷譯文「誰可者」加以引申而來。

六、《尚書·堯典》：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史記·五帝本紀》：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¹²⁴

考偽孔傳正說：「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偽孔傳所謂「貌象恭敬，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乃直取史遷「似恭漫天，不可」一語再增字為釋。

七、《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史記·五帝本紀》：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

《尚書》：有能俾乂？

《史記》：有能使治者？¹²⁵

按偽孔傳正說：「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偽孔傳所謂「言民咨嗟憂愁……有能治者將使之」，乃直取史遷「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兩句譯文，再增字為釋。

八、《尚書·堯典》：九載，績用弗成。

《史記·五帝本紀》：九歲，功用不成。¹²⁶

按《尚書》「績用弗成」，《史記》譯作「功用不成」；考偽孔傳正說：「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明顯直取史遷譯文「功用不成」一句，再增字為說。

九、《尚書·益稷》：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史記·夏本紀》：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¹²⁷

按《尚書》原作「惟動丕應」，史遷據文義解為「天下大應」。另外，《尚書》「徯志以昭受上帝」，史遷訓「徯」為「待」，所以說：「昭待上帝命。」又訓「申命」為「重命」。考偽孔傳此文正說：「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

¹²³ 《尚書孔傳》，卷一，頁三上（總頁5）；《史記·五帝本紀》，頁20。

¹²⁴ 同上注。

¹²⁵ 《尚書孔傳》，卷一，頁三下（總頁5）；《史記·五帝本紀》，頁20。

¹²⁶ 《尚書孔傳》，卷一，頁四上（總頁6）；《史記·五帝本紀》，頁20。

¹²⁷ 《尚書孔傳》，卷二，頁八下（總頁13）；《史記·夏本紀》，頁79。

天又重命用美。」可見偽孔傳直取史遷譯文「天下大應」一句而為訓解，全則偽孔傳幾乎皆本史遷為說，其襲用史遷之跡可以清楚考見。

- 十、《尚書·益稷》：帝不時，敷同 日奏罔功。
《史記·夏本紀》：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 毋功。¹²⁸

按史遷訓「敷」為「布」，本屬常訓，故云「布同善惡」；然而「布同」一詞，古書鮮見。考偽孔傳此文正說：「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細檢偽孔傳全書「布同」一詞僅此一見，顯然直取史遷譯文為說。

- 十一、《尚書·益稷》：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 若時。
《史記·夏本紀》：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¹²⁹

按史遷訓「用殄厥世」為「用絕其世」，考偽孔傳正說：「用絕其世不得嗣。」乃直取史遷譯文「用絕其世」再增字為釋。¹³⁰

- 十二、《尚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史記·夏本紀》：既脩太原，至于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¹³¹

按史遷解《尚書》「覃懷底績」為「覃懷致功」；考偽孔傳此文正說：「從覃懷致功至橫漳。」「橫」、「衡」古通，¹³²是偽孔傳與史遷譯文「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全句相同，顯然直取史遷譯文以為說解。¹³³

- 十三、《尚書·禹貢》：桑土既蠶，是 降丘宅土。
《史記·夏本紀》：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¹³⁴

按史遷翻譯「降丘宅土」為「下丘居土」，再增「民得」二字以闡明經義，是以翻譯

¹²⁸ 《尚書孔傳》，卷二，頁九下（總頁13）；《史記·夏本紀》，頁80。

¹²⁹ 《尚書孔傳》，卷二，頁十上（總頁14）；《史記·夏本紀》，頁80。

¹³⁰ 「殄」之訓「絕」，亦見《爾雅》，《爾雅·釋詁》說：「契、滅、殄，絕也。」（《爾雅逐字索引》，頁21）至於「厥」之訓「其」，亦見《爾雅·釋言》（頁43），可見偽孔傳不依《爾雅》逕以訓詁出之，而改為直譯《尚書》原文作「用絕其世」，乃參照史遷譯文所致。

¹³¹ 《尚書孔傳》，卷三，頁一上（總頁15）；《史記·夏本紀》，頁52。

¹³² 《詩·齊風·南山》：「衡從其畝。」（《毛詩注疏》，卷五之二，頁四下〔總頁196〕）《經典釋文》云：「『衡』，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卷五，頁二十八上〔總頁257〕）是其例。

¹³³ 「底」之訓「致」，見《爾雅·釋言》（《爾雅逐字索引》，頁27）又「績」之訓「功」，則見《釋詁》（頁17）。然而偽孔傳不依《爾雅》逕以訓詁出之，而改為直譯《尚書》原文作「覃懷致功」，可見偽孔傳曾參諸史遷譯文。

¹³⁴ 《尚書孔傳》，卷三，頁一下（總頁15）；《史記·夏本紀》，頁54。

《尚書》「是降丘宅土」全句為「於是民得下丘居土」；考此文偽孔傳正說：「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是直取史遷譯文「民得下丘居土」以為訓解。¹³⁵

十四、《尚書·禹貢》：三邦底貢厥名。

《史記·夏本紀》：三國致貢其名。¹³⁶

按史遷譯文作「三國致貢其名」，而此文偽孔傳正說：「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兩文對照，偽孔傳蓋直取史遷譯文「三國致貢其名」再增字為釋。

十五、《尚書·微子》：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史記·宋微子世家》：乃毋畏畏，不用老長。¹³⁷

按史遷對譯《尚書》「咈其耇長」作「不用老長」；「不用」一義原非《尚書》本文內容，史遷就《書》原文加以詮釋，而《尚書》此文偽孔傳正說：「致仕之賢，不用其教。」「不用」一義，正與史遷譯文相合。

十六、《尚書·秦誓》：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史記·秦本紀》：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¹³⁸

按史遷對譯《尚書》「則罔所愆」作「則無所過」，考《尚書》此句下偽孔傳正說：「則行事無所過矣。」說解正襲用史遷譯文「則無所過」一句，再增字為釋。¹³⁹

十七、《尚書·說命·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¹⁴⁰

按偽孔傳云：「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命說為相。」按偽孔傳此文亦本史遷，考《史記·殷本紀》說：「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禮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為相。」¹⁴¹ 兩文互勘，《史記》作「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

¹³⁵ 按《尚書》此文鄭注云：「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尚書鄭注》，頁23）是亦與史遷譯文相合。

¹³⁶ 《尚書孔傳》，卷三，頁三下（總頁16）；《史記·夏本紀》，頁61。

¹³⁷ 《尚書孔傳》，卷五，頁十三下（總頁33）；《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07。

¹³⁸ 《尚書孔傳》，卷十三，頁四下（總頁78）；《史記·秦本紀》，頁194。

¹³⁹ 「愆」，字又作「𡗗」，《爾雅·釋言》說：「𡗗、𡗗，過也。」（《爾雅逐字索引》，頁28）然而偽孔傳不依《爾雅》逕以訓詁出之，而改為直譯《尚書》原文作「則行事無所過矣」，可見亦曾參考史遷譯文。

¹⁴⁰ 《尚書孔傳》，卷五，頁七下（總頁30）。

¹⁴¹ 《史記·殷本紀》，頁102。

說，偽孔傳作「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史記》作「於是邇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偽孔傳亦作「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史記》作「舉以為相」，偽孔傳亦云：「命說為相。」可見偽孔傳不論說解、用語，皆有襲用史遷原文，是以兩文如斯類近。

依據以上輯錄多例，可見偽孔傳多與史遷譯文相合，作偽者必曾仔細比對《尚書》與《史記》兩書，再參照史遷譯文以為訓解，此等例證才會大量出現。

偽孔傳不采史遷為說例

編撰偽孔傳者既曾參考史遷譯文以為訓解，自必確信史遷說解可靠無誤；然而細意比對，亦可見偽孔傳間亦有不采史遷譯文為說者，當中或偽託者別有所本，又或於史遷譯文並不認同；今將相關例證羅列如下：

- 一、《尚書·西伯戡黎》：惟王淫戲用自絕。
 《史記·殷本紀》：維王淫虐用自絕。¹⁴²

按史遷讀「戲」為「虐」，而《尚書》鄭注亦云：「王暴虐於民。」是亦采史遷譯文以為說解，惟此文偽孔傳卻云：「以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先王。」可見偽孔傳讀「戲」為「怠戲」之「戲」，是不采史遷說解為訓。然《說文》云：「謔，戲也。」¹⁴³ 偽孔傳雖然不采史遷譯文為說，而訓義未遠。

- 二、《尚書·微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史記·宋微子世家》：今殷其典喪！若涉 水 無津涯。¹⁴⁴

按史遷對譯《尚書》「淪喪」作「典喪」，裴駟云：「典，國典也。」所謂「國典」，又稱「圖法」。《呂氏春秋·先議》：「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¹⁴⁵ 是其義，可見史遷有據。然而此文偽孔傳卻云：「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可見偽孔傳不從史遷譯文為釋，而直據《書》原文作「淪」者取義解說。

- 三、《尚書·微子》：今爾無指告予，顛隕，若之何其。
 《史記·宋微子世家》：今女無故告予，顛隕，如之何其？¹⁴⁶

¹⁴² 《尚書孔傳》，卷五，頁十二下（總頁32）；《史記·殷本紀》，頁107。

¹⁴³ 《尚書鄭注》，頁4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經韻樓藏版，1981年），三篇上，頁二十五下（總頁98）。

¹⁴⁴ 《尚書孔傳》，卷五，頁十三下（總頁33）；《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07。

¹⁴⁵ 《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08；《呂氏春秋》，卷十六，頁一下（總頁406）。

¹⁴⁶ 《尚書孔傳》，卷五，頁十三下（總頁33）；《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07。

按史遷對譯《尚書》「無指」作「無故」，然而此文偽孔傳卻云：「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墜。」可見偽孔傳不從史遷譯文為釋，而直據《書》文作「無指」而解為「無指意」。考《史記集解》引王肅曰：「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¹⁴⁷說解恰與孔傳相同，或正偽孔傳所本；既從王肅，訓解遂與史遷不同。

四、《尚書·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史記·周本紀》：王曰：嗟！我有國家君。¹⁴⁸

按史遷讀「友」為「有」，偽孔傳卻說：「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是不采史遷譯文為說。考《詩·關雎》「琴瑟友之」下鄭箋云：「同志曰友。」《周禮·春官·大宗伯》云：「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鄭注：「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¹⁴⁹皆為孔傳所本，既別有所本，說解乃與史遷不同。

五、《尚書·金縢》：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誚公。

《史記·魯周公世家》：命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訓周公。¹⁵⁰

按《書經》作「誚」而史遷譯作「訓」，以為「責訓」之義；但《尚書》此文偽孔傳卻說：「故欲讓公而未敢。」是釋「誚」為「讓」。考《方言》云：「誚，讓也。」而《尚書》此文鄭注亦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¹⁵¹是亦訓「誚」為「讓」，或即孔傳訓解所本，是以不采史遷譯文作「訓」者為說。

結語

一、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證，論述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為偽書，閻氏「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¹⁵²當中卷三羅列例證，以見今本偽古文《尚書》正文曾襲用《老子》、《文子》等十六種古籍。惜乎閻氏僅以《尚書》正文立論而未及偽孔傳，所舉十六種文獻亦未有提及《史記》。今檢得偽孔傳襲用史遷例證多則，則偽孔傳之成書年代，當在史遷以後，其非孔安國所出而為後人偽託，可以再增一證。

¹⁴⁷ 《史記·宋微子世家》，頁1609。

¹⁴⁸ 《尚書孔傳》，卷六，頁五下（總頁36）；《史記·周本紀》，頁122。

¹⁴⁹ 《毛詩注疏》，卷一之一，頁二十三上（總頁22）；《周禮注疏》，卷十八，頁十六下（總頁277）。

¹⁵⁰ 《尚書孔傳》，卷七，頁九下（總頁42）；《史記·魯周公世家》，頁1519。

¹⁵¹ 《方言》：「譙、謹，讓也。」郭璞注：「譙，字或作誚。」（《方言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七，頁257）；《尚書鄭注》，頁59。

¹⁵²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十二，頁101。

二、偽孔傳襲用史遷，例證極夥，遠多於馬融之襲用史遷者，可見偽孔傳編者立意因襲史遷。而偽孔傳襲用史遷的方法，又較馬融為多，或則據史遷譯文以為訓詁，或則依據史遷譯文以為說解，甚或直接襲用史遷譯文；舉例而言：《尚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史記·五帝本紀》云：「乃命羲和，敬順昊天。」偽孔傳正云：「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是其明證。

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¹⁵³ 現在既然檢得偽孔傳襲用史遷的例證多則，可見王肅訓解《尚書》而「大與古文相類」，其實極可能是偽孔傳的作者在因襲史遷譯文以外，同時亦曾參考《尚書》王肅注語，是以《尚書》的偽孔傳與王肅注語每每訓解相同。陸德明未知偽孔傳編者善於襲用《尚書》漢人注語和譯文，因錯誤推論以為「肅私見孔傳」，恐怕並不正確。

四、前文已論東漢碩儒馬融、鄭玄在訓解《尚書》時，尚需參考史遷譯文，而偽撰孔傳者又大量襲用史遷，可見東漢以來，以迄魏晉，學者研習《尚書》皆重史遷。細意分析，即魏晉以下，學者研究《尚書》亦多參考史遷，舉例而言：《尚書·堯典》云：「岳曰：『否德忝帝位。』」《史記·五帝本紀》云：「嶽應曰：『鄙惠忝帝位。』」¹⁵⁴ 按《尚書》「否」字下偽孔傳訓解說：「否，不。」可見偽孔傳此文不采史遷譯文作「鄙」者為釋。然而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否」字下卻說：「否，方久反，不也。又音鄙。」顯然考慮到史遷訓「否」為「鄙」，乃別增「又音」以為補充。考陸德明《經典釋文·尚書音義》三次訓讀正文「否」字；除此例外，尚有〈益稷〉：「否則威之。」陸德明說：「否，方有反，徐音鄙。」〈君奭〉：「殷喪大否。」陸云：「否，方九反。」¹⁵⁵ 可見陸德明兩次標舉「又音」，一次表明依據徐邈音，而另一次雖無明言，而實質亦有所依，而所據即為史遷譯文；可見參照史遷譯文以說解《尚書》，自漢以來，迄於唐世，未嘗中斷。

五、史遷翻譯《尚書》，遇有《尚書》原文與漢代帝皇名諱相同，必以諱字代之；《史記》成書以後，漢人傳鈔時，遇有帝皇名諱，亦多避諱改字。偽孔傳因襲史遷譯文時，當中有依從《史記》避漢帝諱，亦有不從《史記》避諱者，例如：《尚書·堯典》云：「九載，績用弗成。」《史記·五帝本紀》云：「九歲，功用不成。」偽孔傳說：「功用不成，則放退之。」又如《尚書·益稷》云：「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史記·夏本紀》云：「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偽孔傳說：「徯，待也……順命以待帝志。」從上述首例可見，史遷避昭帝劉弗陵名諱

¹⁵³ 《經典釋文》，卷一，頁十六上（總頁31）。

¹⁵⁴ 《尚書孔傳》，卷一，頁四上（總頁6）；《史記·五帝本紀》，頁21。

¹⁵⁵ 《經典釋文》，卷二，頁三下（總頁144）；卷三，頁七下（總頁152）；卷四，頁九上（總頁189）；《尚書孔傳》，卷二，頁九下（總頁13）；卷十，頁四上（總頁60）。

「弗」，因而改「弗」作「不」而偽孔傳從之；再看次例，可見今本《史記》避東漢桓帝劉志名諱，改「志」為「意」，然而偽孔傳卻仍作「志」，不從史遷作「意」，則偽孔傳所用《史記》大抵仍作「清志以昭待上帝命」，尚未避桓帝諱改。由此推論，偽孔傳編者所據《史記》版本蓋刊行於漢昭帝、桓帝之間。

六、《尚書·皋陶謨》云：「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史記·夏本紀》云：「皋陶述其謨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按史遷翻譯《尚書》以「信」譯「允」，以「道」譯「迪」，以「其」譯「厥」，以「謀」譯「謨」，又以「輔」譯「弼」。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夏本紀〉『信道其德，謀明輔和』，即『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也。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¹⁵⁶按段氏對照《尚書》、《史記》，並依據史遷譯文推斷今本《史記》有誤。按史遷譯「迪」為「道」，或本《爾雅》，《爾雅·釋詁》說：「迪、繇、訓，道也。」而「厥」之訓「其」，亦見《爾雅》，《爾雅·釋言》說：「厥，其也。」¹⁵⁷可見史遷以「道其」對譯《尚書》「迪厥」。段氏由此推論《史記·夏本紀》原當作「信道其德」。按段說精確，考《尚書》偽孔傳此文正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顯然亦嘗參考史遷譯文以為注解。偽孔傳因襲史遷譯文「信道其德」，再讀「道」為「蹈」，所以說「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推知偽孔傳所見《史記·夏本紀》仍作「信道其德」。今本《史記》作「信其道德」，蓋後世傳鈔時誤倒「道其」二字。今檢出偽孔傳此注以證成段說，並據此推知偽孔傳所見《史記》仍作「信道其德」，而今本《史記》「道其」二字誤倒，其事蓋在偽孔傳成書之後。

總括而言，偽孔傳既多襲用史遷，其所見《史記》版本必遠較今日所見最早之宋刻為近古。因此，系統地分析偽孔傳襲用史遷之方法，推論偽孔傳所見《史記》原文，對勘今本《史記》，蒐集其中異文，深信於《史記》之校讎，亦不無裨益。

¹⁵⁶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清乾隆道光間段氏刻《經韻樓叢書》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5年），卷二，頁一下（總頁67）。

¹⁵⁷ 《爾雅逐字索引》，頁21，43。

A Comparison of the Text of the Pseudo-Kong Commentary to the *Shujing* and the Relevant Chapters of Sima Qian's *Shiji*

(A Summary)

Ho Che Wah

The *Shujing* 書經 is among the earliest works known to us as the Thirteen Classics, but unfortunately it is also among the most problematic. It consists of twenty-eight chapters known as the *Jinwen Shangshu* 今文尚書 and twenty-five chapters known as the *Guwen Shangshu* 古文尚書. (The terms *jinwen* and *guwen* refer to the script and not the contents.) The *Guwen Shangshu* chapters are supposed to be the *Guwen Shangshu* unearthed in Emperor Wu's 漢武帝 time and transmitted by Kong Anguo 孔安國, but this does not seem to be supported by the facts.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research done by Yan Ruoku 閻若璩 that the version supposed to be transmitted by Kong Anguo was lost and the so-called *guwen* chapters incorporated in the extant *Shujing* are forgeries.

It is accepted that if the *guwen* chapters were forgeries, the so-called Kong Anguo Commentary could only be forgeries as well, as it is highly unlikely the forger had access to the genuine Kong Anguo version. This must be the reason the *guwen* chapters were generally accepted as forgeries, and no serious research has ever been done on the so-called Kong Commentary which has been simply dubbed the Pseudo-Kong Commentary (偽孔傳), leaving a consensus that the Pseudo-Kong Commentary was forged after the Eastern Han.

When Sima Qian 司馬遷 compiled the *Shiji* 史記, he made use of the *Shujing*. He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substituting an easier vocabulary to make it more intelligible for contemporary readers. This attempt at translation has exercis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interpreters of the *Shujing* in subsequent ages.

In the present essay, 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set the *Shiji* text side by side with the Pseudo-Kong Commentary, giving a clear picture of the agreement as well as the divergence in the two works,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future studies which may throw light on the age-old problem.